



## 现实的拷问 和历史的思索

——读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

□ 黑王辉

一个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,一个孩子想要一双白球鞋,你可能会说这是今天的孩子和上世纪80年代的孩子。余华告诉我们,我们错了,他们都生活在现在,只不过一个是北京的孩子,而一个是西北的孩子。余华痛惜地写道:“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。”我们用四十年完成了欧洲四百年的壮举,然而,我们也在历史的错位间感受着巨大的差距。余华把自己所感所想写成了杂文集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,以此来告诉我们,我们的中国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余华是牙医出身,写的东西就像拔牙那般苦痛,总能撕扯着我们身上的某根神经。像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中的许三观一家,饥饿中画着饼,苦中作乐;像《活着》,饱经沧桑的徐富贵,在亲人一个个离去之后,仍坚强地活着;像《在细雨中呼喊》,诙谐之中掩藏不住的苦涩;像《兄弟》,用光怪陆离的情节来映照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实;像《七天》,用创世纪的方式,来诉说着如梦一般的浮生,而我们像幽灵一般在世上行走。从余华的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,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更为明显,脱离了小说的有所指及无所指,直截了当地对现实进行拷问,对历史进行思索。

这些年,余华游历甚广,脚步遍及欧亚大陆,目光所及全世界。福克纳、麦克尤恩、茨威格、大仲马这些先贤都是他膜拜的对象,东京、耶路撒冷、特拉维夫、纽约这些城市有他的坐标,南非、埃及、英格兰、非洲这些国家也有他的印记。只有出去走走看看,在远处观望,才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。我们不能活在自我意淫里,沾沾自喜于每年的GDP增长,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。其实我们的人均收入还在100名左右徘徊,“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,中国的贫困人口在一亿以上”。北上广的繁华已经可以比拟纽约巴黎东京,而西部贫困地区的人们至今还生活在“非洲”,这便是中国,一个繁荣与荒凉、富有与贫穷、可口可乐与挑水、汉堡与地瓜并存的中国。

余华也在寻求药方,治疗中国的药方,“与其说我在讲故事,不如说我在寻求治疗,因为我是一个病人”,不过,虽然是一名医生,他没有开出药方,只是把这种现象告诉我们,并且和我们一样困惑。

这样的差距是该缩小了,是该弥补了。余华引用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一句话:“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,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。”我想这便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,为这个时代而呼,不让我们沉醉着狂欢,而是让我们清醒着前行,路在前方,心在远方,不论多艰难,在正确的道路上,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。

## 电梯里的气息

□ 余毛毛

电梯是个狭小封闭的空间,虽然有换气设备,但我们明白那仅是让我们在短时间里被憋着,而电梯里的各种气息,它则管不了许多。在理想状态下,人应当身无异味和不带散发异味的物体进入电梯,但事实上并不能做到。

首先电梯能把好的气息变成坏的气息。25楼的那个瘦高个美女,每次我遇见她时,都能闻到若有若无香水的味道,让我觉得她非常高雅和有品位,可是那天和她一起乘电梯时,那在广阔空间里若有若无的味道,瞬间变得浓烈,我当时一阵晕眩,这才想,这“二手香”是不是也是一种污染?“二手烟”肯定就是污染了,总有那么几个人,叼着烟进入电梯,这是种明显无修养的行为,但都是隔壁邻居,大家谁也不好说什么,物业贴的“禁止吸烟”的红色牌他们也文盲似的看不见;再就是垃圾袋了,有些大妈大嫂们为了省钱,也不买垃圾袋,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塑料袋,一则容易破,二也记不得扎口,所以那气味总是令人难受;当然装修大哥和快递小哥身上的汗水气息我们是不会批评的,人家在阳光下尘埃里流着汗水默默而辛苦地工作,我们是会充分地予以体谅和理解的;但某些富贵的闲人们在电梯里制造的尿骚味,则让人哭笑不得;他们当然不会愚蠢到自己在电梯里大小便,而是他们家的狗;有一条白色的小狗,不知怎么爱上了电梯,就像有的人一开自来水就有尿意一样,它一进电梯就尿尿,每天不误。清洁工大叔拿着气清洗,但却惹怒了一位有正义感的强悍的大妈,与狗主人大吵了起来;狗我们是没法指责的,但狗主人的确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失职了。

说了这么多的别人,那我自己做得怎么样呢?虽然我很小心,但也很难为情地成为恶气息的制造者。一天,我买了三块钱的臭干,用两层塑料袋裹着,却依然没挡住那气味,我挤进人丛里站定,瞬间就感到不妙:大伙都沉默着,但一小女孩却娇娇地问她妈:“妈,什么东西这么臭啊!”那一刻,我恨不得撞破电梯门出去。好在两秒后门也就开了。我们城市的臭干真的是太臭了,而我又是那么爱它,没办法挡住它的诱惑,所以从那以后,我都是拎着它奋力爬上我们家所在的10楼。

电梯里的气息,有的能防,有的不能防,我们只能防能防的,且乘?且珍惜了。

不管走在历史中,还是现实里,西津没有喧嚣的商业氛围、没有庸俗的市侩气,哪怕只是暖暖的冬日下的慵懒,都极尽淳朴之气,平白地讲述着曾经的往事,这正是西津为我所爱的地方。尽管一切历史和现实,都只是曾经。

江南烟雨濛濛的季节,的确是西津迷人的时候。踩着青砖铺就的小巷,宛若走进了一个古老的传说,你自然会步履轻缓、小心起来,生怕惊了古渡沉沉的春梦。沿着长了青苔的台阶往下走,不知道在哪个转角,陡然会擦肩那些拎着行囊、行色匆匆的旅客,仿佛镇压了颀颀的古塔在雨中默默耸立,仿佛镇压了颠簸的风浪和无边的离愁。你身旁的城墙上满是粘了水珠儿翠绿的爬山虎,站在城墙边眺望,烟雨把那个叫做江南的地方笼罩在雾蒙蒙的水墨之中。远处的青山,肃穆的矗立;滚滚的长江,无声的东去。水天一色,无从分辨;点点白帆,依稀可见。俯仰之间,有一种别离的伤感从心底慢慢渗出,如何消愁呢?还好嫩绿的柳芽垂在耳边和眼前,据说她们是多情的信物,你可以折了她们相互赠送,然后回味着昨夜的美酒,相携了今晨的宿醉和微愁,浪迹天涯……

驿站和渡口,在古典的文化里现实中,一直是两个让人伤感的地方。而渡口尤胜。我向来就不是个坚强的人,对生离死别有莫名的恐惧,自然是怕到这些地方。偏偏我和西津的邂逅,就是这样的季节,就在这样的地点!这是很感伤的一次相遇,以至于后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拔,碰到谁都会说我遇见了真正的江南,嗲嗲得有些像洋林嫂。的确,于雨中西津的印象,我无法不扯上淡淡的离愁,记忆里这种江南式的清愁只有在唐宋词中才能见到。一般而言,雨天会放大伤感的指数,渡口向来会引发无限的诗兴,冲动之下总觉得应该为西津写一些什么,后来一忙,这事也就给淡忘了,心里自然有些歉疚。

前不久去到镇江,顺便拜会故友时,被他拉了再到西津,算算时光已过去两年

半有余。故地重游,却另有一番滋味。时值初冬,青灰色的西津在暖暖的阳光熏陶下,很有些慵懒。游人零零散散,因此老街两边小店的吆喝也基本省却了。书画店的老板更是气定神闲地写诗作画,眼中的我们竟像空气一般透明。茶馆里的江南女人就像是古渡的家庭主妇,边打着毛衣,边用了朴素的方言聊天。谁家的京巴小狗悠闲地跟在我们后边晃悠,你看向它,倨傲的它却连打量你的兴趣也没有。这是很典型性的镇江生活,商业氛围并不浓郁,周遭却弥漫着一股安逸的生活气息。我忽然有种恍如隔世、物是人非的错愕,西津已不再上演延续了千年的悲欢离合的故事,也过尽了悲途苦旅、望断天涯的远客。活在这西津的这份闲适,仿佛叫人淡忘了旁边长江的惊涛骇浪,麻药般消除了先前我于她的伤感和歉疚,加增的则是理性的探究。

西津古渡位于镇江城西,据说在六朝之时就已存在,是连通长江南北两岸的重要纽带。如今史上的古渡早已深埋于繁华的城市下面,并不便于深掘。于是,聪明的镇江人就把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的通往古渡的台阶给挖了出来,用玻璃密封,从地上可以一眼看下去,美其名曰:一眼看千年。因此,现在的西津渡,其实只是因渡而建的千年老街。据说古街大抵形成于三国时期,古街尽头就是当年的古渡口,古街“因渡而生,因渡而兴”,因其具有完备的渡口功能,自然成就了镇江千百年以来作为南北水上交通、漕运枢纽的显著地位。事实上,当地人眼里,历经1300多年的西津古渡正是这座城市的血脉,由此镇江赢得了“江南门户”的称号。

但西津又何止是个普通的渡口,更不单单只是“江南的门户”,对于那些过往的漂泊的灵魂,她简直就是心灵的港

湾!多少南下的官家北往的商贾,多少东边的盐贩西边的墨客,在此驻足,一解愁绪。唐人张祜那首为人熟知的《题金陵渡》有:“金陵津渡小山楼,一宿行人自可愁;潮落夜江斜月里,两三星火是瓜洲”,写的就是这种潮起潮落、披星戴月的漂泊。诗里的“小山楼”是建于唐代的著名的渡口客棧,就在西津古街附近,不知道它曾经挥发了多少风流人物的日暮乡愁。关于西津的诸多诗篇,最有名的还是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。当时王安石应了朝廷以翰林的职务东山再起、重出江湖,在他夜宿瓜洲、回首西津之时,以为从此可以大展宏图了,踌躇满志之余写下千古绝唱: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,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如今掐指算来,这已经是宋熙宁八年的事了。后来,明月的确照他还了——皇帝还是没重用他,是非成败转头空,他从此素性就隐居在了金陵乡村,再不过问政事。后来的后来,风水轮流转,他政治上的对头苏东坡也被起用,专程经过西津去拜访他,他建议小苏也归隐山林得了,管个屁劳什子的国事。苏东坡正重复他写那首诗时的豪情壮志,自然听不进他的话,结果没多久就给贬到了海南岛。

假若只是谈谈风月,那还算不得真正的西津。史上闻名的渡口,向来都是金戈铁马、杀气冲天的。秀美的西津亦不例外。相传春秋战国时期,西津渡就被用作军事码头。南宋时期的韩世忠、梁红玉夫妇率军曾在西津不远处的黄天荡大败金兵。三国时诸葛亮、周瑜则在西津渡的蒜山,定计火烧赤壁,蒜山因此又得名“算山”了。唐朝诗人陆龟蒙为此还写了首诗:周郎计策清宵定,曹氏楼船白昼灰。其实三国这一节,罗贯

## 曾经西津

□ 葛坤宏

中在《三国演义》里也曾经大书特书,但我一直疑心这只是个传说,待到了西津,未及考证,就面对了故友诚挚的嘴,我忽然弱智起来,于是在西津边上的“算亭”里,装模作样的对传说一併凭吊了。

不过传说归于传说,西津确实有动人的传奇值得讴歌!这传奇就是“救生会”。但凡去到西津,“救生会”是不能不看、不能不说的。史上西津渡北对瓜洲渡,古时两岸之间江水湍急,经常发生沉船事件,屡屡导致船民渡客家破人亡。为了救济民生,从宋朝起,朝廷就在西津设立救生机构,对落难的船家和渡客进行救助,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救生机构,曾引得国内外好事的人蜂拥而至、寻根问祖。清康熙年间,镇江本地人集资在西津昭关古塔旁建立了民办的“救生会”,无偿救助每一位落难之人,即使对于溺亡者,亦出资埋葬。当地人民的这份善举延续了200余年,尤为世人称道,康熙帝还专门下谕予以褒赞。正是“救生会”的存在,决定了西津不只属于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,她更是咱老百姓的西津。由此看来,西津并不只是个月隐楼台、雾迷水榭的渡口,她还是广大劳苦民众出入平安的福地了。呜呼,西津竟是这样一个闪烁了人性光辉的地方!

漫步西津,总有一种过尽云烟的淡定。聪明的镇江人知道如何善待西津,他们没有刻意修饰,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西津原貌。不管走在历史中,还是现实里,西津没有喧嚣的商业氛围、没有庸俗的市侩气,哪怕只是暖暖的冬日下的慵懒,都极尽淳朴之气,平白地讲述着曾经的往事,这正是西津为我所爱的地方。尽管一切历史和现实,都只是曾经。



悦之悦图

## 春风

风霜雨雪,后三者都有自己的质地和模样,唯独风,没有确定的质地也没有标志性的模样。它总是借助于他物表达自己,而且相当霸道,常常喧宾夺主。

因无行迹,所以实际上我们拿风是没怎么办法的,于是我们就狡黠地从其他方面找补。比如通过给它加形容词来命名它,如寒风、春风、耳旁风,等等。命名本质上是一种限制手段,一种牵绊,于是风就这样被削弱了,被捕捉到了。

最无聊的是时间季候与风的组合,因为时候与风一样无形迹、不靠谱却又实际存在,除了愿意你对它毫无办法,比如“春风”。春与风一样不着形迹,并



唐悦之文/图

在借他物表达自己并喧宾夺主上旗鼓相当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——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:春比风更频繁地假装自己是名词,霸占在主语的位置上得意洋洋。总之,春和风组成了最霸气、最充满动感和活力的词:春风。

霸气是这样外露的,比如在在这张照片时,画面中分明有大面积灰墙黛瓦的临水屋舍,有成串的大红灯笼,有舞动的嫩绿新柳,有涟漪密集的水面,但我们却不说着新柳、看河水、不说舞动不说涟漪,而是脱口而出

说——看呀,是——春风!我们竟然一眼就认出了那没有形迹的春风!然后,才意识到新柳、灯笼、涟漪、临水小筑,等等。春风真是霸气啊,在春风的面前,我们毫无办法。只能象征性地自我解嘲自我安慰:看啊,风被春捉住了,春被新柳捉住了,春风被照片捉住了!——我说过,这种捕捉只是象征性的,是意思意思的,但它带来的以顽皮制顽皮的愉悦却是真切切切的,满满当当的。看,春风来了……

## 忆十三陵大磨炼

□ 沈伯素

这边一溜重担子往前跑,那边一溜空挑子朝回奔,推车的也一样,都像赛跑。

按照统一部署,我们单位的任务是用翻斗车朝大坝运砂。我的同事、军车油机教研组教员孟昭复,一到工地就开动脑筋搞了一桩发明——翻斗“火车”——用汽车拖十多个翻斗车走铁轨,一趟就是十多方,抵得上百人次的徒手推运。

具体到我们连,任务是把民工挑来的砂土装进翻斗车。今天恐怕没人相信我们装车的效率:两人装满容量一立方米的翻斗车只用十几秒钟,而且不到五分钟再装一车!这效率归功于技术革新:我们运用斜面原理,使民工走一条慢坡路,挑来的砂土倒在稍高的蓄土木盘附近;装车时,木盘居高临下,封口一打开,砂土就像从漏斗自动流出。其时,我们两人共管一斗,各用一把大铁锹,猛推猛拨,令砂土倾泻而下!看起来只是推推拨拨的活儿,却绝不轻松!请想:那一立方细砂,1000多公斤呀!都像拼命,谁也不敢懈怠一秒钟,空气里都弥漫了战斗精神!记得一天八小时干下来,有的人就像瘫痪了,收工时,朝冰凉的工地上一躺,不肯起来!

参战磨炼,绝非仅是劳动,生活起居也是对意志的考验。先说北京三月份的气候,夜晚在野地睡帐篷,四斤重的薄被,再累再困也难入睡。我们从村上借来麦草,胡乱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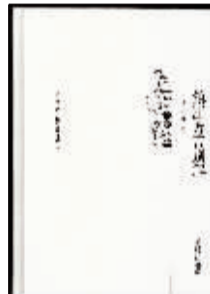
在被子上,再一个紧挨一个躺下,互相取暖。不过,次日醒来,不少人的脸还是被被头上的冰刮疼了!至于伙食,当然是向当地民工学习——午餐就在工地吃,一人两个窝头,一块咸萝卜!就这样,没有一人冒出一声“苦”字来。

其实,劳动虽苦虽累,愉快却寓于其中。就说工地上那大喇叭,不仅多次说我连虎虎生威,还多次表扬我们超额完成每天的工作量。再说,劳动大军中本来就蕴含了无限乐趣。比如一次,我们刚收工,清华大学派代表来了。他们也是参加建库劳动的,要同我们联欢。好呀,我们连又不缺少文娱人才!于是,双方各先献上大合唱,然后我们欣赏了大学生的男高音独唱、二重唱;我们的擒拿拳术,“解放军姑娘”独唱,也受到了大学生们的欢迎。更有,当时工地上夜晚刚放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,大家只要见挑砂民工中来了一位漂亮姑娘,就高喊她“二妹子”,喊得她又兴奋又害羞。因为我当时“兼任”新职,就有人把“二妹子”拉到我的跟前,要她叫我“副班长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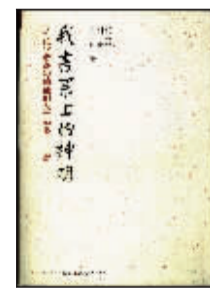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后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来十三陵参加了劳动,大幅新闻照片登在各大报的头版,我们的劳动工地一时举世瞩目,这情景,不更使人兴奋,令人鼓舞?



《蘑菇圈》阿来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定价:28.00元  
阿来新作,直击雪域高原灵魂的小说。



《镇江方言别解》王川王田著  
江苏大学出版社  
定价:50.00元  
作者从个人角度对镇江方言词语进行解读。



《我的书架上的神明》刘慈欣刘瑜等著  
山西人民出版社  
定价:58.00元  
72位学者谈影响他们人生的书。



《缘来不喜,离去不伤》安宁著  
哈尔滨出版社  
定价:24.80元  
聊斋里的禁忌之恋。

本栏目书籍由市新书店提供